

YASENLUOBINTANANQUANJI

世界侦探小说经典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

[法]莫里斯·卢布朗
(Maurice Leblanc)

伍心铭 等

著译

奇岩城



时事出版社

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

奇岩城

[法]莫里斯·卢布朗 (Maurice Leblanc) 著
伍心铭 等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 / (法) 卢布朗著, 伍心铭译.

北京: 时事出版社, 2003

ISBN 7 - 80009 - 649 - 1

I. 亚… II. ①卢…②伍… III. 侦探小说 - 作品集 - 法国 - 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80856号

出版发行: 时事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热线: (010) 88547590 88547591

读者服务部: 88547595

传真: (010) 68418647

网址: www.sspublish.com

电子邮箱: shishichubanshe@sina.com

印刷: 北京市通县宏飞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96 625 字数: 2200千字

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全六册定价: 132.00元

前言

法国侦探小说家莫里斯·卢布朗 (Maurice Leblanc 1864-1941) 为我们塑造的亚森·罗宾不仅在法国家喻户晓、人人敬仰，在世界也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。他的《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》是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《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》是继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之后的又一部风靡世界的侦探小说，她以其丰满的人物性格，广阔的社会背景，曲折多变、富于悬念的故事情节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。作者在小说中把亚森·罗宾写成既是一位可与福尔摩斯齐名的神探，又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和同情心的“侠盗”。本书以亚森·罗宾的“神探”和“侠盗”两条主线展开的故事扣人心弦，感人肺腑；其情节诡异奇特，惊险刺激，常常令人不忍释卷。

其实，风流倜傥、家资巨富的亚森·罗宾与知识渊博、审度力超群但却有些孤僻的福尔摩斯相比，更具有人情味。他劫富济贫，嫉恶如仇，潇洒多情，温文尔雅；他是为富不仁者的克星，同时又是救穷困之人脱离苦海的侠客；他头脑聪慧，心思缜密，任何一个恶人都无法逃脱他眼神的注视。同样，他也以自己的慷慨和俊逸博得了

无数纯情少女的青睐。应该说，他是一个贫苦大众主宰世界及自身命运的化身。

《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》长达 200 多万字，共有 30 个集推理、幽默、神秘、惊险于一体，又极富悬念的侦探故事。

本书由伍心铭、陈爱义、杨国荣、梁庆新、何凤领、吴守拙等翻译。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难免有失妥当之处，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教。

译 者



奇岩城

「法」莫里斯·卢布朗 著

伍心铭 等译

时事出版社

目 录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

金 三 角

- T. 紫水晶之谜 [3]
 T. 国际大阴谋 [27]
 T. 神秘的运金船 [51]
 T. 计擒间谍 [84]

玻璃瓶塞的阴谋

- T. 玻璃瓶塞之争 [119]
 T. 悬崖上的古堡 [147]
 T. 危险重重 [162]
 T. 真假密约 [182]

七 大 谜 案

- T. 阳光暗号之谜 [207]
 T. 蓝宝石之谜 [224]
 T. 织锦遗失之谜 [240]
 T. 15·4·2 之谜 [254]
 T. 古塔之谜 [272]
 T. 两颗金牙之谜 [289]
 T. 疯狂汽车之谜 [298]

目 录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

奇 岩 城

- Ⅰ. 神秘的凶杀案..... [313]
Ⅰ. 小侦探的冒险..... [335]
Ⅰ. 极其神秘的法兰西皇室..... [356]
Ⅰ. 大针岩的秘洞..... [371]

怪 屋

- Ⅰ. 神秘劫案..... [397]
Ⅰ. 伯爵家的秘密..... [430]
Ⅰ. 侠盗亚森·罗宾..... [454]
Ⅰ. 惊天大阴谋..... [475]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

金三角



世界	侦探
小说	经典



紫水晶之谜

塞纳河边的马路上，有两个人正肩并肩地蹒跚地走着，其中一个满脸胡须的法国士兵，他手中拄着一根松木拐杖，整个右腿都断掉了。另一个是巨人般的黑人兵，他皮肤黝黑，眼珠外突，只有一条手臂。

两个人谁也不作声，只是默默地走着。实际上，并非他们不愿交谈，而是无法开口讲话。黑人兵的下颚被战场上敌人的炮弹碎片切掉了一半，伤口结了疤，牙齿都露了出来，他的嘴唇没有了，所以不能开口讲话。

那个法国兵虽然可以讲话，但是他好像不愿在这个时候说话。两人一边往前赶路一边警惕地四面巡视，那样子像是在找什么人，或是……

夕阳西下，天色越来越暗了，巴黎的街道也逐渐沉寂下来，只能听到松木拐杖落地时发出的“笃、笃”声。

路灯也都灭掉了。虽然远处有几点微弱的灯光隐约可见，但为了避免被人从空中看到，那些灯也全都用黑布罩着。

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曾饱受德机轰炸之苦的巴黎，正处在严密的防空状态之中。

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刻，市民们就赶紧拉下窗帘，生怕外泄的灯光会引来魔鸟一般的飞机和从空而降的炸弹。此时周围一片静寂，甚至可以听到呼吸的声音。凹凸不平的马路上只有那两个伤兵在蹒跚地赶路，此外再无其他行人。两人最后走到了加列拉博物馆前面的那片广场上。

与此同时，有两个人从他们的对面走了过来，看样子好像也是伤兵，一个拄着手杖，一个两腋下夹着拐杖。

然后，又有三个人从三条不同的巷子里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，他们身上都受了不同的伤，有的断掉了手臂，有的弓着身子。

这七个人故意做出一付互不相识的样子，谁也不说话，分头在广场附近的阴暗的树荫中隐藏起来。他们在树后、铜像后和卖报的橱柜等暗处藏好后，就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什么。

“呜！”附近的大时钟报时了，正是6点30分。

这时，广场前的一所房间的门打开了，里面走出一名男子来。这男子年纪大约在二十八、九岁，长着高高的个子，匀称的身材和结实的肌肉。他身穿军官制服，头上缠着绷带，右脚部位装着假肢，手中也拄着一根拐杖，显然是在战场上作战时受了重伤。

他小心翼翼地四周望了望，将目光转向广场附近的树荫，一个士兵的屁股露了出来，他看见了便上前用拐杖敲了一下，说：

“嗨，没藏严啊！”

看着那名士兵将屁股缩了回去，他便笑着走上了马路。

他走到香榭里大街的一座大楼前停了下来，大楼的顶部飘扬着一面红十字旗。这是一座由一所大旅馆改建成的临时医院，专门收容从战场上送来的伤员。

军官躲进了阴影里，然后就紧紧地盯住了医院的大门。

时钟敲响了7点钟之后，医院里走出了五六名男士，军官对他们毫不在意。

片刻，又有一位女士走了出来，胸前戴着红十字的胸徽，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护士。她的肩上披着一件淡蓝色的披风，双腿修长纤细，走起路来款款生姿。一顶小巧的帽子歪戴在她的头上，金黄的头发自然地披散在两肩，她的面容就像一朵白色的蔷薇花。

“哦，出来了，是她……”军官暗自说道。

护士很快地迎着军官来时的方向往前走去，军官则紧跟其后。

马路上光线昏暗，路灯之间相隔很远，灯光也非常微弱。除了军官和护士，街上再没有一个行人，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，中间隔着一段路。

护士急着往家赶，走得很快，而军官的一只脚是假肢，走路有点吃力，渐渐被落远了。军官心中焦急，怕护士脱离了自己的视线，但又不能过于明显地跟踪她，就只好一边用双眼紧紧盯住护士，一边故意作出一付很自然的样子来。

“哎呀，来了！”军官心中暗叫一声。

一辆原本停在路边的汽车，突然发动，开到了护士和军官的中间。

汽车在护士身后缓缓地行驶，与她保持一定距离，显然是在跟踪她。车内的两个男子都盯着护士的背影，不时将头凑到一起商量着什么。

护士仍往前走着，对一切毫无觉察，军官却尽力地加快了步伐。

前面就是博物馆前的广场了，那浓密的树荫下更加黑暗。这时，汽车

突然加速，向护士追去，军官心中暗叫一声，就跑了起来。

汽车一个刹车，两个大汉窜了出来，从护士左右两边追上去，军官也急忙窜上前去，同时拔出手枪并将哨子含进嘴里。

“啊呀！……”护士大喊着。

两名大汉抓住她的双臂，把她往车里塞，她拼命地挣扎着。

军官使劲一吹哨子，阴影中立即涌出了那七个残废的伤兵，他们手里举着棍棒和拐杖，向两个大汉打去。

汽车司机眼看局势不利，便一踏油门，逃得无影无踪了。那两名大汉开始还凶狠地与七个伤兵力斗，但一看到军官举起手枪瞄准他们，就赶紧落荒而逃了。

“亚朋，追！把人抓回来！”

军官对黑人兵一声令下，随后他搀扶着由于受了惊吓而面色苍白的护士说道：

“您别害怕，卡拉丽小姐，是我，派多列士·贝霸上尉！”

“哦，是您啊，上尉……”

“对，是我。放心吧，别害怕。”

“这几个人是……”她仍有些惊惧地看了看那几个伤兵。

“这些都是我的老部下，他们是来救您的。您定定神，好好看看，您在医院里都照顾过他们的呀！”

“噢，对了……是你们呀！我记起来了。”

“他们都已经退役了，现在都在疗养院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。”

“是吗？……大家都还好吧？”

“很好。谢谢您，在医院时，多亏了您的细心照料……”

士兵们都流露出对她的怀念之情，那样子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突然见到了自己久别的母亲。

这场景令她心中激动万分，脸色也由惊吓后的苍白而转变为红润之色了。

“不过，刚才那些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对我……”

“这个问题待会儿再谈吧，现在要做的是先给您压压惊。您吓坏了吧？我的家就在那边。”

军官护送她来到一所房子里，先前军官就是从这里出去的。几个伤兵也一起跟来了。在军官的命令下，一个士兵端来了茶水。喝下一杯茶之后，

她的心这才恢复了平静，就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打量屋里的一切。

这是一个整洁而温暖的房间，壁炉里的火正熊熊地燃烧着，她在心中暗想：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！

“上尉，这就是您的家吗？”

“对，不过，只在今晚9点钟以前是。”

“哦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多么舒适安全的房间呀！”

直到此刻，卡拉丽，这位年轻美丽的护士小姐，才第一次张开小嘴，露出了笑容。

“啊，亚朋回来了！”

“我抓回来一个。”

独臂巨人般的黑人兵亚朋走了进来，他那仅存的右手揪着一个大汉的脖领子，那样子就像是提溜着一只小鸡儿。

“哟，亚朋，好样的！”

听到贝霸上尉的夸奖，亚朋那张只剩下一半嘴唇的大嘴一咧，露出笑容。他那笑容简直吓死人，还不如不笑。那张嘴几乎一直咧到了耳边，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。

他的煤炭般的皮肤又黑又亮，卷曲着的头发就像一团乱蓬蓬的烂铁丝。虽然外科医生用他大腿上的皮对那个受伤的下巴进行了补救，但是，这个手术并不十分成功。他的整个面部扭曲着，活像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魔鬼，妇女和孩子见了他准会吓得昏过去。尽管他面容丑陋，但却严谨认真、忠诚待人，尤其是对待上尉的命令，就是牺牲了性命也在所不辞。

他在战场上立了许多战功，并先后两次获得了勋章。他总是将勋章挂在破军服的前胸，以便随时随地显示自己的勇敢。由于不能说话，所以他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，总是靠打手势或从喉咙处发出“亚朋；亚朋”般的声音，因此大家就都叫他亚朋，最后这就成了他的名字。

要想知道他是在说“是”还是“不是”，那就看他喊亚朋时发音的强弱和头部的动作来加以区分。

亚朋将那大汉往地上一扔。

“呀，死了！”

“亚朋，他被你掐了吧？”士兵们惊讶道。

“还没死，心脏还跳呢！”

贝霸上尉把耳朵贴在大汉的胸前，仔细地听了听说：

“但是，你可得小心点啊，亚朋，被你掐过的人，几乎都会丢半条命，你那两条胳膊简直就是铁打的呀！”

亚朋听了不好意思，直抓自己的头皮，大家也都逗得笑了起来。

“你差点把这家伙的脖子掐断了。不过，他会很快醒过来的。卡拉丽小姐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”

卡拉丽小姐摇摇头。上尉搜查了一下那人的衣袋。

“什么也没有。从整齐的服装来看，该是很有身份的人，究竟是谁呢？喂，亚朋，绑好他看牢了！疗养院关门的时间快到了，大家快回去吧，别晚了！我有钥匙，大家都回去吧！”

士兵们走后，上尉对卡拉丽从头谈起这件事来：

“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件怪事似乎关系到一桩可怕的重大案件，解决这个案件的重要环节一定与企图绑架您的那两个大汉有关。

“今天我在一家咖啡馆中偷听到一件怪事。”

贝霸上尉专注地与卡拉丽对视着。

“是什么事？”

“听起来就像个谜，我也莫名其妙。今天我正喝着咖啡，就在我背后的座位上，有人在轻声耳语。我不清楚那是什么人，因为两个座位之间隔着高高的板子，而对方似乎也不知道隔壁有人。

“他们故意说英语，好像不想让别人听懂他们的谈话。虽然他们的英语讲得很流利，但从发音可以听出他们绝不是英国人。为了避人耳目，他们是坐在里边的座位上悄悄交谈的。

“这些谈话……卡拉丽小姐，牵扯到了您。”

“啊？牵扯到我……哎呀！”她的双眼瞪得大大的。

“我已将内容都记在记事本上了。不过，话题牵扯到您之前，他们还说了些奇怪的话。”

“奇怪的话？”

“是关于以火花为信号的事。我听见他们说：‘同世界大战开始前放过的那两个奇特的火花一样，如果下次再见到这种火花，就立刻到指定地点，为尽快行动作好准备。’

“听到这些话，我觉得他们很可能是德国的间谍，所以对他们的谈话就更加留神细听。但是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他们的话题却转到您身上来了。

“我用最快速度将他们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。您看，这不就是？我给

您读一读吧!”

怪客的神秘谈话 (贝霸上尉笔记):

“……好了,就这样,一切都谈妥了。你和那个人一定要在今晚7点之前到达指定地点。”

“是,上校,我知道。我已准备好了一辆出租车。”

“很好。那女的总是会在7点钟从医院出来,绝不允许出差错啊!”

“放心吧,上校,绝对没问题。那女的走的总是那条路,她跑不了!”

“在什么地方下手?”

“博物馆附近的阴影处。”

“带她到我停车的老地方来。我很久以前就认识那个女人了,但这还是头一次对她下手。万事都要小心啊!”

“看来,他们是要绑架我了!”卡拉丽脸色发白了。

“的确如此。他们一走,我就连忙赶回疗养院,将事情告诉给我的七个老部下,命令他们在博物馆前的阴影里埋伏好。然后将这个房间从6点到9点之间租了下来,这都是为了救您。”

“太谢谢您了,上尉,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!”

“不必客气!重要问题在于那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您?我真想不明白。您有没有……如和人结过仇等等……”

“从来没有哇!”

“从那个被称作上校的人的口气来看,他好像和您很熟……”

“我一点也想不起他是谁呀!”

“唔!这是个可疑人物。对了,可以审问一下亚朋抓回来的那个家伙。如果什么都问不出来,就只好让警察去办这个案子了。”

“那,那样的话……就不太好了!”

“怎么办呢?”

“我会为了此事被警察局传讯,我不想这样。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遭到报复,太可怕了!”

“不必害怕!我可以请警方不将您的姓名公布于众,并且禁止对此事作新闻报道。不过首先得审讯一下那个大汉,逼他开口。”

说到这里,上尉走进隔壁的房间。亚朋就在这个房间里看守着大汉。

但是上尉刚走进房间，就大叫一声：

“啊呀！他被杀了！”

卡拉丽小姐一听，从沙发上蹦了起来，跑到隔壁去看。

“他真的死了吗？”

“您看！”

上尉很快安下神来。四肢被捆的大汉倒在了地上，他的脖子上勒着一条细细的红麻绳，绳子深陷进肉中，流了一地的鼻血。

亚朋正死猪似的在长椅上睡大觉。

“喂，亚朋，醒醒，混蛋！”

亚朋猛地坐起身来。

“亚朋，你看看，叮嘱你要认真看守的，你看！”

亚朋看到死去的大汉，发出一连串“亚朋，亚朋”的怪叫，表示后悔。

“你就知道睡觉，什么都不管了！就是在你睡着的时候，他被人杀了。看没看见是什么人干的？”

“亚，亚，亚朋……”

他的意思是说：不，不，不知道。

“嗯！这是他的同伙干的，免得他招供，先偷偷溜进来，见亚朋睡着了就乘机杀人灭口。不过杀人的速度如此快，显然是有经验的老手呀！”

上尉对着尸体沉思了半晌，然后蹲下身开始检查。

他发现那人的衣袋中有块怀表，就掏了出来揭开盖，说：

“唔，这里刻着一个名字！毛斯塔哈·罗巴里奥，这可能是他的名字。卡拉丽小姐，可要记住这个名字啊！”

卡拉丽小姐更加害怕了，她眉头深锁，连连点头。

“毛斯塔哈·罗巴里奥，不是法国人，是哪里人呢？难道是化名？这也是个可疑的人物。肯定不是好东西。

“这世上总算又少了一个坏蛋。亚朋，博物馆附近有片树林，把尸体扔到那里去。快去，免得再牵累其他人。”

“亚朋，亚朋……”

亚朋点点头，单手轻松地拎起尸体，迈开大步走了出去。

上尉又和卡拉丽回到了客厅。

“就这样好了。以后的事交给警察吧。但是，卡拉丽小姐，您处境很危险哪！您真不认识那个大汉吗？”